

明·姚廣孝等奉敕編

重編
影印

永樂大典

四

大化書局

明·姚廣孝等奉敕編 ■影存帙八百十四卷

重編
影印
永樂大典

附錄：

永樂大典考（袁同禮）

永樂大典書目考（郝慶柏）

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趙萬里）

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目錄（孫馮翼）

永樂大典存卷韻字筆畫通檢

永樂大典輯佚書（文廷式）

〔四〕

重編本

大化書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三十三

九真

陳

陳遺

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釜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詔然明明姓氏遂華遺仕主簿常煮焦飯遺母一日戰敗逃以焦飯

南時人謂純孝所感

陳憲

惟揚志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攻圍懸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墩塹車以填塹憲督屬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陳文詔

上元縣志宋孝建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詭為竟陵王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之

陳顯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三十三

南齊列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樞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

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劉勔大斬賊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也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鐵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高步作氣釘即時出乃榮顯達目中鐵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十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適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眾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眾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還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三十三

二

如期雖屠城殄國之數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存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耶遂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即位後賜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擾動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廣陵上救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使鎮盱眙沈攸之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會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還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東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遣號鎮西益部山陰多不賓服大度村發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徐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兄世祖派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玄孫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平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眾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眾萬餘人攻壽陰壽陰戌主輔國將軍殷公慈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陽殷公慈破之天生還窺荒中莘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還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遠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歲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蒙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麀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遣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還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建興元年為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往來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處上乃

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求朽敗。導從幽薄。皆用贏小。不過十數人。待宴酒後。落上曰。臣年已老。當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河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社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思化聲洽。與師援衆。非政所先。用載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山醜剽掠。專事侵掠。騎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尚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宜終朝。宜分命方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假樞密。指授群帥。中外咸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惠景軍四萬。圍南鄉。馬圍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戰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十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阻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泰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縋之。逕道從分嶺山出。均水口。

永樂錄卷三十三

三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十戰死。連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鄴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謀肅衆。期寄義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聖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胡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敝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李。綱紀自頌。應禪從民。道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開龍吟。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頃孤負荷。明帝英聖。越建中興。至乎後主。序悖三才。琴橫由席。積薪麻楚。淫祀先宮。擬興閭閻。皇陞為市。廬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龍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廢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行誼之刑。四割於海路。家門之壘。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若。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事至此。徐

司空恩業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壯。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藝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嚮。縹緲之閑。罷金張之胤。悲蟬冕為賤。龍之服。嗚呼。皇陛列劫。堅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齊王因之。見廢。吳郡雙震。步主以為奸。倖况事隆於往。佐業倍於前。雲此而未廢。孰不可與。主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遂念剖心。蕭衛尉。蔡磨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喻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中。遠定允神。器昏明之舉。佳聖。派言。今泰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達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助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德勳偏卑。朕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已募遣。旌鼓將及南。亮。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霄齒。刑。耶。行事。蕭張。二賢。莫不。崇。勤。余風。橫戈。待節。關。嚴。蓄守之。儒。執。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公。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波。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而。細。列。無。勞。文。力。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違。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九。派。列。繼。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流。螢。燭。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

永樂錄卷三十三

四

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號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典。威。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也。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抹石。犬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典。威。率衆軍。為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官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十人。登落星嶼。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也。城南。官。搜。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從馬。擄村為騎。官趙。澤。注。稍。刺。落。馬。斬之。於離側。血。湧。溺。離。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冬。連大雪。最首子。崔。崔。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實。兄。王。敬。則。傳。下。南。史。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光。並。稍。車。牛。服。服。節。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火。顯。折。角。江。翟。雲。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土。薄。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判。郢。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舉。人。以。為。格。外。三。公。永。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

建封以掩不備大遙指鄂州刺史
建安王寶寅為主論見王叔則傳

陳伯之

梁書列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警異年十三四好著
頰皮冠帶刺刀候伺隣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

可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捕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
因伏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
長在鍾離難為劫盜嘗投面覘人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
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代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為南
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尋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
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為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
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侯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
尋轉江州撫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史說伯之
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高祖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
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客其心未定及其猶豫
宜遣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就鎮南將軍與衆俱
下伯之頃蘇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見出降伯之輒喚與耳語高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五

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念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
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
中甚念卿欲遣信訪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剗卿手卿若不降復欲
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就征南
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解
訟惟作大詔而已有事典載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綬
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緒綬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綬
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綰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過亂
居閭里而輕薄守能自致惟綰獨不違高祖即位綰頻造尚書范雲雲不
好綰堅拒之綰益怒松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
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
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焚賊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
柯慶臧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機事之大見親仰及伯之鄉
人朱龍符為長流將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
之子虎牙封示伯之而史伯之子武牙時為江州別駕武牙帝手疏龍符罪
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綬伯之並不受命答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六

高祖曰龍符號勇健兄鄧綬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結於是
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後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饉此萬代一
時也機不可失願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綬今改政卿若復不得便與
卿共下使及高祖教部內一郡慶緒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
安王教舉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運下我荷明
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篡嚴備辦使謂詐為蕭寶書以示僚佐於嚴事前
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執無謂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
引衆望程元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不惡便可召
為長史以代元仲伯之從之仍以綰為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
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
延伯又遣鄉人孫懷李景受龍符節度為徐州景為郢州豫章太守鄭
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
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且常作使日哺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仲因其
解脫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車出盤元仲力不能敵走逃
廬山初元仲起兵要尋陽張季李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季季不得得其
母郎氏壘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野貽時貽人徐安莊
與紹張顯明遊擊之不能禁及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
綰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
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
乃留鄉人唐蓋入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
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聞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
褚綰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
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
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業
鷗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
朱輪華轂擁旆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穿廬以屈膝又何方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累徵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
及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
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沈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
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王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
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

七

春

八

七十。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威。諸君無微狐疑。自貽屠脍。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東景休。義興。魚天。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十背城逆戰。大破之。曹安於陣乞降。元天驕。爾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榮陽諸寶牛馬。殺帛。不可勝計。進赴武寧。爾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弼。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驕。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人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賈穆。兵二萬。據武寧。刁宣。刁雙。入梁。求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欽。天驕。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度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卑。十兵萬馬避白袍。自發。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頓侍。無改於常。預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實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預曰。今遠來至此。求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為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九

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預欲從之。元延明說預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十。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預由是致疑。稍成疎戚。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羗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一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類據洛。則十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預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預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遠取富貴。不為國計。手執預仍。恐成僕賁。慶之不取。復言。魏天驕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驕。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平。苗。勳。衆號百萬。據魏主元子攸來攻。預。額。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米為筏。濟自碭石。與預戰於河橋。預大敗。走至臨瀨。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及。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

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為沙門。閒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雅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為持節都督。綠淮諸軍事。督武將軍。北兖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齊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布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錢。謂慶之曰。江淮兵動。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決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鄴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岬。破魏。預州刺史。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秦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克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十頃。二年之後。倉庫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景遣相澤侯進。右衛夏侯。曼等赴後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辛。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諡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十

吹一部。諡曰武。教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祇慎。水不燒。綺不好。綠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陳昕。梁書列傳。昕慶之第五子。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閭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伏主。救遣助防義陽。魏州。豫州刺史。克雄。北閭。魏將。九子寶樂。特為敬。慶之圍懸岬。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漆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岷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為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昕召還。昕啓云。抹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拜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諸景已渡江。仍遣車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景見昕殺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今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聚殺王偉。宋子仙。為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於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遂疑。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

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及。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

得之乃逼斯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梅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裝甲隨之
斯既不肯為書期以必死遂為景所害時年三十三史臣曰陳慶之蘭
欽俱有將略戰勝功取蓋願收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
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冤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陳暄

南史傳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瀛歷王
公門沈湎誼讓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
齊箕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
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兄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
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大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間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
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
可恨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類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
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
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
成虧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
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諸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
不備酒可十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
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偏布朝野自言焦懷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實証之慟哭者我何水曹眼不識孟諸吾口不離
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
也迷營稽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
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
帛督押警紅絲布裹頭袍拂蹀躞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令
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作客作書謗陵甚病之後王之在
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還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
尚書秉權侍中王瑒金紫光祿大夫陳襲卿史中丞沈瑒散騎常侍王儀
等恒入禁中陪侍將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措謬語言
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刀命使作賦仍限以數
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疎父為帽加
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擇會衛尉卿柳
莊在坐遽起撥之并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詭人之失輒矯救之造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十一

次之德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
憐而死論見陳伯之傳後信安志陳暄字子舒夙喪其父事母孝登第召
試入館以不往謝用事者出倖隆興姓氏達筆陳暄曰
莫笑此老无益多見興廢杜詩云莫笑田家老无益

陳仲儒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未準本以代律
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角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
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
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朱夾黃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則往
則微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
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減為商純姑為徵然後方韻而樂乃以
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仁聲音稍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
絃隨開九尺不言須註以下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
難明仲儒方準當施註但前律註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
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註於以調聲今與黃鍾相合中絃下微數
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註如等即於中絃準置一一周之聲度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十一

陳寶應

陳書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才幹為
郡雄豪寶應性反復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
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所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
景之亂晉安太守寶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
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
沃寶應自海道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貨易多致
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車者亦並奉歸之由是大致寶產士氣益盛侯景
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郎于寶應高祖許
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負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
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
擇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
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并遣使條其

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種出寇臨川又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晉隴西旅拒漢不稽謀遠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數有危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淠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如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迪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四罪者乎案閱寇陳寶應父子并服支孽本迷安敬梁李畏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貊推髻箕坐自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突行方謝網漏存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運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環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無畫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威即封戶牖仍邑操陽棄華轂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威漢居臨誰思莫敬隆周朝會也長勝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貢恩澤鄉亭龜祖碩又嬰族自谷遺裔孰復為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東周迪盟軟婚姻自為唇齒屈強山谷推移歲時及我教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士

瀨克匪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殲醜徒每以罪在首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恢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數遂使東照請席遠數頭行馬援觀姓猶安井底至如逼絕九賦剽掠四民閭閻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略點首登賊相肩呼契連蹤乃優踰超瀛海寇擾決口侵軼嶺嶠掩襲達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周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德假節雲旗將軍譚瑁假節宣猛將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象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杜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餘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東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駐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揚僕並走孫恩新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惡惡為駕輜方重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奉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伏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遠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嗣子願之勿赦征南亮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純克符家聲

率遣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鎖重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潭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戴冕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閻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仕鑒於巴山太守黃法慈或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諸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領晉安按察楊旌美山埋谷指期倚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謝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侯法範或嚴中源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准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責乃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業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悟同惡共起斧鉞一臨周知所赦昭達既冠周迪賄東興領領于建武餘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除逆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令軍士伐木為陣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應潰而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四

第二十八人送都新于建康市史臣曰梁末之災冷群山競起郡邑嚴穴之長村屯郭壁之豪資剽掠以致擾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雲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雲朗姦惡翻覆夷威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數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禹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戮宜哉

陳擬

陳書擬字公岳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謹記高祖南征交後事并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

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作詔曰維城宗子實固周鼎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落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將軍北徐州刺史裴從子晃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侯諱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板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推敬泰並枝威密近助勞
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承脩縣開國侯裴鍾陵縣開國侯亮建城
縣開國侯吳上饒縣開國侯彭虔化縣開國侯證仍前封拓豫章縣開國
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推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國
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
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母陽尹
常侍如故生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
軍將軍出所領並官資給諡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黨嗣史臣
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併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萬萬
葉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詳

陳詳字文機少出家為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
召詳令及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
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
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為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為陳留又以為陳留
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
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軍常來愛於宮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五

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擒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
都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並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十五
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為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
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
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為都督率水
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諡
子正理嗣論
兄陳擬傳後

陳慧紀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
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素平從征杜龕除貞威
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
即位出為安吉縣令還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為水
軍都督於荊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
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太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為
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荊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乘勝
據有淮南江外縣據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至德
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賜
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戶禎明九年蕭瑄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
昭王獻等率其部眾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
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
千戶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己破慧紀遣其將呂忠
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
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威等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十餘
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進因與相州刺史晉
昭王叔文巴州刺史平寶等請降隋帝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平子正平頗
有文學論見陳擬傳後通志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
船艦十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道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
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
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十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
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迫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
燒隋艦史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陳首連接順流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十六

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
射之陳軍大敗底浪應時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為隋秦王
俊所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引兵東下因推相州刺史晉昭王
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還鄣平隋
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睺其上游城成悉解
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平寶並勸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平
德廣州晉康志佛智祖郢陵人父法念仕梁為驍騎將軍
新名二州刺史西江都督遷居於龍水其先世襲永平郡

陳佛智

公公承世之資藏銀鉅萬部曲數千推為驍州刺史州石龍縣刺史陳
廢帝光大二年授南靖太守以孝義訓蠻俗大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安靖
郡公後隱晦不出至煬帝大業十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喪子龍樹仕唐歷
瀧南扶建萬善南施六州刺史封都陽縣開國男孫集原以勇節著聞仕
唐為冠軍將軍領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子仁謙仕主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襄

南史陳暄傳陳後主即位時陳襄為金紫光祿
大夫襄與暄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俠客

陳徐儀

臨安志徐儀東海郡人陵第三子也。正明初為尚書殿中
所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積山場帝
召為學士。尋
除著作郎。

陳智深

金陵志智深蕭摩訶騎士。勇力過人。摩訶之殺其子先已
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來感行路。君子義之。

陳禹

金陵志禹。潁川人。隨摩訶討賊。有
識。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使騎射。

陳建

魏書列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為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
善騎射。擢為三郎。相。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
輕之。軍將數十騎登山。臨。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
世祖墮馬。農王不測。遂以身捍賊。大呼奮擊。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
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為幽州刺史。殷泰郡
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魏亮
比部尚書。平原王。陸。獻。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冀贊初興。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十七

動過蜀漢。晉國山河。享茲景福。龍舟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
暗藉先龍。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萬鈞。
終於無益。然飲水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顧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
末。封豕橫噬。馬。敵南據。卷有荆楚。及橫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扶之
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翳龍飛道。光率土千戚。暫舞淮海。從風
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卷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
之民。翹想周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十里。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詐。適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
親。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惡運響從。則兵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
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
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原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
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
後庭。太和九年。薨。子念襲爵為中山王。坐掠良人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見王洛。見傳後北史。論見古。傳後。

陳奇

魏書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驥之八世孫。
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臨風聰識。有風成之

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說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
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指紳所稱。與河間邢昺同召赴
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
典詰。及詩書。雅贊扶焉。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遊行。雅曰。自慈嶺以西。水
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慈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
如公言。自慈嶺以西。豈東向望允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
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
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詹
雅質奇曰。侯。登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
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華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侯。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
不復叙用焉。奇兀散。數年。高允與奇。離溫古。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
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簡賸章句。雅謂允有私
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炕內。奇曰。公貴人不
乏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
評雅之失。雅裂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論前魏之魏后。奇刺發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三

文

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詩書多
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
之。如休律文。造謠書者。皆及擊。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
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愆。遂及其家
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
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墜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
好雨。夢星墜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
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暉稱美之。奇
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
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贊論見平。起。傳後。

陳元康

北史列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齊陰內史。終於
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
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起居注。二年。遷司徒
府記室參軍。元為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為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
歷皆為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為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

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父意旨基濟速。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於世宗於內。親加敲。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宗。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為之懲忿。時或恚捷。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元康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於債交易。偏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邛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大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運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從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邛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侍。并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及世宗逼於諸將。欲殺世宗。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是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祖討侯景未克。世宗乃遣潘相樂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五

元

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實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頹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臣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助。今頹城將陷。願公因而棄之。足以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後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鎰。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奉應。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謀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勿忤。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開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封牒。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視賞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呼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

建東宮。群官并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困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李舒逃匿於廁庫。直統奚舍樂。打賊死。是時世宗由開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十何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猶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忘家徇國。掃平逆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殯趣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諡曰文穆。賜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督治元康第。謀官至大鴻臚。次李瑒。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及李瑒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史臣贊元康事。南史列傳。陳元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李式與孫奉。劇賊。舉解。神武命求好替。子如果。魏收他日。神武謂李式曰。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五

子

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謂李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費。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還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門無不如。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劼。升天寒。雪深。使人舉。元康於樓下作軍書。風颯運筆。筆不及東。俄傾數然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敲。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雷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捷。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諱。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若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萬。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李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

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持拂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瓌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廣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遣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果遣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今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文襄家舍頭蘭固成掌尉。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呼。即加刀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誓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主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李舒逃匿于廁庫。直紀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

永樂金鑑卷三十三

主

羅戰傷。監尉舍頭薛豐洛率軍人持薪以赴。乃禽逆。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論見北史列傳。孫榮傳後。

陳忻

後周書。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倭安貌。野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數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敬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仍從信守金墻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有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巡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金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仕。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師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頃

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時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名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運等共齊將段孝先戰於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與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仗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為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勳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杜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閭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勦敵。而常保功名。雖壯有武力。至於挽彊射甲。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北史論元王榮傳後。

陳繫

安仁縣志。繫居縣之長城鄉十九里。後周顯德二年。官授河東運使。

陳茂

隋書列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稱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感高祖。將執茂。茂固止不得。因捉馬輕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頤。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并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個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陳稜

隋書。稜字長威。廬江長安人也。祖頌。以漁釣自給。父現。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威廢于家。高

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覲舊將。共推為主。覲
欲拒之。校謂覲曰。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為後計。覲然之。
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覲潛使校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書。拜上大將
軍。宣州刺史。封熊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
殺。校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導領。兵。賜帝即位。授校驍騎將軍。
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
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派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
貿易。校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亮。遣兵拒戰。鎮周頻擊
破之。校進至低漫。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校擊敗之。斬老模。其
日。露兩晦。其將士皆懼。校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寨。分為五軍。趣其都
邑。渴刺亮。率眾數十。逆拒。校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校乘勝。遂北至其都
渴刺亮。背欄而陣。校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戰不息。渴刺亮自以軍疲。引
入欄。校遂填塹。進攻。破其欄。斬渴刺亮。獲其子島追。屠男女數千。而歸。帝大
悅。校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遣東之役。以宿衛
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校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校率
眾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

永樂錄卷三十三

重

彭城賊帥孟讓。眾將十萬。據郡梁宮。阻淮為固。校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
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侯。安侯。後帝幸江都。常。俄而李
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據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校率宿衛兵
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扶龍宇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校守江都。校集眾編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
吳公臺下。哀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校後為李子通所陷。葬杜伏
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北史論見。張定和。傳後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十
三年春正月。陳校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校杜伏威。伏威帥眾
拒之。校聞。堅不戰。伏威遣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使。校始出戰。伏威擊大
破之。陳使破高郵。引兵復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柘為眾。史。分遣諸將。向
為陳所主。柘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遣數比之士五十人。謂之上
募。龍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問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
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
狗。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陳叔慎
通鑑綱目。隋文帝開皇九年。陳湖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
沙。敗死。楊素之下。刑門也。還。麗。碑。將。兵。略。地。南。至。相。州。城。

中將士。刻日請。爵。封。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數。日。居。臣
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起。曰。王。身。臣。死。諸
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肯
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省。新。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
遣。人。詐。奉。降。書。於。麗。輝。輝。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問。并。其。眾。皆。斬。之。叔。慎。主
子。封。室。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獨。陽。太。守。吳。通。武。州。州。史。鄭。名。業
皆。舉。兵。助。之。隋。將。史。薛。善。將。兵。過。主。擊。之。叔。慎。遣。陳。正。理
樊。通。拒。戰。兵。敗。叔。慎。入。城。擒。叔。慎。居。素。送。泰。王。俊。斬。之。

陳永貴
北史。劉方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隋文帝所
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州
二州總管。封
北陳郡公。

陳果仁
豫章志。隋司徒果仁。字世威。晉陵人。後漢太丘張定十七
代孫。果官主司徒。唐武德三年。平神元。詔詢晉陵父老陳
果仁。身有八紀。何也。對曰。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義。六信。七謀。八辯。江西
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以祀。唐封忠烈公。南唐李氏時。神嘗以陰兵助征

永樂錄卷三十三

雷

伐。再冊為武烈帝。宋派齊民。畫。集。題。陳。果。仁。告。身。若。果。仁。大。業。告。身。軀
靜。錄。明。政。二。年。捨。宅。跡。長。安。蒲。氏。物。歐。陽。文。忠。載。其。事。述。甚。詳。果。仁。在。隋
無。正。傳。畧。見。史。氏。文。事。沈。法。興。為。司。徒。與。孫。士。漢。許。宇。文。化。及。者。故。捨。跡
云。大。王。司。徒。無。辜。被。殺。明。政。之。號。乃。李。子。通。僭。位。所。立。當。隋。唐。相。乎。之。際
豪。傑。並。起。之。時。其。間。竊。位。微。倖。頃。刻。之。命。者。豈。勝。數。也。果。仁。居。其。時。以。戮
力。自。奮。與。沈。法。興。杜。伏。威。軍。相。魚。肉。於。時。衆。人。之。居。絕。人。之。孤。亦。多。矣。至
其。喪。身。破。家。妻。女。為。俘。廬。舍。且。猶。不。保。乃。旋。報。之。明。驗。又。安。得。謂。之。無。辜
哉。至。南。唐。保。大。中。周。師。窺。江。南。唐。之。重。兵。北。犯。錢。氏。乘。虛。圍。常。州。州。舊。有
果。仁。祠。唐。人。禱。之。竟。勝。浙。兵。以。謂。果。仁。有。陰。助。至。封。為。帝。者。號。武。烈。帝。豈。其
能。垂。祐。於。異。世。之。人。而。不。能。保。當。年。之。居。處。幽。顯。之。理。果。難。詰。哉。歐。公。之
跋。主。於。此。書。今。終。卷。不。復。見。豈。當。時。不。以。與。蒲。氏。或。得。之
而。為。人。所。攘。今。並。附。歐。公。之。文。書。以。遺。蒲。氏。庶。幾。為。完。文。

陳華
藝文志。華。隋合州刺史。舊
國經云。義寧二年。獻瑞木。

陳孝意
隋書。列傳。河東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
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

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部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敕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為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無納言四年并侍中叔達明辨善容止每有敷奏指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為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父之葬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為杜稷計耳後坐閭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諡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宋晁無咎濟北集陳叔達并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

守者遂得避塵。見中國人隋未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鄰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喜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賂遺詭詐爲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二十三

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九真

陳

陳萬福

貞觀政要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楚數石。太宗賜其楚。令自負出以耻之。

陳易從

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洮河道大總管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戰於青海易從之父以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深入為吐蕃所掠。諸子詣關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走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厥後易從為彭州刺史。唐昌并沱汭鑿派流合壩口岐水。既九龍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生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憐之。為立祠。有廟在城西三里許。五代蜀封順政公。今荒廢。

陳嗣

唐陳拾遺。棣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祇自汝南仕蜀。為尚書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二

余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浩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綱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譽太蒙。蒙為黎州長史。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樂為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而隱於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廣。過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歸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主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遠親終喪。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千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堅高居。農野永歲。推問漢有王丹者。故若不住。家累千金。以自養。田稼勤者。載酒有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矣。奚其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關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每歲。每歲探漢漢。漢陽之稼如雲矣。春載華。歲暮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肩輿。省農夫。賸田畝。以肅情。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驚鳥之搏擊也。倬

陳元敬

興地紀勝元敬即子昂之父也。現傳僞僕。弱冠豪俠。屬郡人。嗟爾百代。子孫孫。驕者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第拜文林郎。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木十八年。見陳伯玉集。趙僞。陳拾遺。撰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公諱元敬。字其。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德。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惻寡。服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國有偷衣食。帶刀劍。推埋。誅之。聞。走狗之。莫不靡下。風馴雅素。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寂之。肅恭儉之規。修孝悌。師廉恥。將欲較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遠老。玄默忘感。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世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賦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秋而耘。不答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與。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越趨竹竿。移移曲龍。其與禍敗之途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一老不免於薇蕢。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登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者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戒曰。啓子足。啓子手。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歟。以常服。填無丘壠。吾將庶幾以